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44)星星之火② 冒险 长篇小说**

2023年03月19日 01:021315浏览 · 36喜欢 · 1评论

[灵鹘马尾鸢](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283840442)

粉丝：7516文章：3074

关注

**昨天:**

我们在斯派克的洞穴里吃着早餐，由于斯派克没有给小马用的桌子，所以我们就聚在了地板上，各怀心思地吃着狮心昨晚带来的早餐。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拿到这么大一捆食物的——新鲜的干草、蔬菜和花——但我保留了自己的怀疑，也不打算问出来。

斯派克大部分来客，为了到达山顶，都走了一段又长又危险的路途，我们大部分马前天晚上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疲劳。所以在冷酷之羽一家之间的小插曲，以及我许下明早会给一段很长的重要讨论计划的承诺后，大部分伙计都慢慢为自己找个地方早早入睡了。

现在，经历了一次舒适的休憩，在朋友与英雄的陪伴下，我周围的伙伴精力旺盛地享受着早晨。灾厄尤其兴致高昂，在薇薇与生命之花的治疗以及一夜的休息后，他的翅膀终于有了足够的力量飞起来了。虽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快，但他还是像一个专业飞行员一样到处徘徊。

“拥挤的清晨，挨肩并足，”忧忧喃喃自语，鬃毛垂在脸上，然而也掩盖不住她的愁容。

“你能在战斗里做什么？”琥珀色的雌驹用一种热情的态度问着忧忧，显然她的态度并不适合那只奇怪的斑马。

“在你谈得太远之前，”她卡其色的朋友提醒她，“我想说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战斗呢。”

琥珀色雌驹翻了个白眼，“当然会有，他们看上去根本不像打算和英克雷好好谈谈！”她重新转向了忧忧，“所以你是狙击手？还是医疗小……额，医疗斑马？或者像泽妮思一样空蹄格斗？（她是不是很酷？）”

“如果我们打算战斗，那么我会战斗，”忧忧严肃地回答，“以刀刃和毒药之名，以我的生命，直到他们夺走我的躯体。然后我会成为复仇之灵，时时萦绕在那些剩下的敌军身旁。”

琥珀色雌驹抬起眉毛，轻轻溜走了：“好……吧，好吧。”

“如果会有战斗，”葛瓦德娜说，就坐在我不远处，“那么我的鹰爪有很多东西可以在战斗时借给你们。”我了解葛瓦德，知道“借”是字面意思，“过去几个星期，我们一直在收集大量资源和工具。”

“对，碎蹄岭那个水晶球保险库竟然是一张终极藏宝图，”伯劳（现在是黑羽的二把手）解释，无视了葛瓦德一脸的不愉快。“上周，我们进了一个旧斑马庇护所的军械库。看看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新鲜武器！”伯劳骄傲地展示了一些鹰爪的新配件。

“这个讨厌的近战小武器被斑马叫‘链锯’，”伯劳宣称，“当然，永远也不能替代小吉尔达！但……还是相当新奇！”

黑羽翻了翻自己的白眼，决定也无视葛瓦德的不愉快，展示了自己迷你军火库中的新成员。

泽妮思立即就辨认出了那件奇特的武器。“一把弩，”她幽幽地说，“突袭武器，无声而致命。”

“就像屁一样？”瑞吉讽刺，随即双眼亮了起来，她转向了自己的母亲。

葛瓦德娜用爪子捏着喙梁，闭着眼睛：“不。”

“不什么？”瑞吉抗议，“我还没有……”

“不，”葛瓦德重复，“我不会让你有把弩，好让你给它起名叫‘屁王’。”

瑞吉发着牢骚：“但是妈！”

我感到自己红了脸，意识到那个带枪的狮鹫英雄确实只是个青少年。我集中精力吃着自己的花，很棒的花，对，漂亮又美味。

“……发现一座地下研究设施，小马在那里尝试把斑马酿造技术用在煤上，”黑羽告诉灾厄，“似乎希望能造出永久性的煤，从来没成功，但确实造出了一种精炼煤，燃烧快一倍，而产生的热量却高达十倍。”

“给你一个警告，”葛瓦德娜说，斜身靠近我，“如果你考虑要孩子，请三思而后行。因为无论你有多么爱他们，最终，他们都会变成让你头痛欲裂的青少年。”

我身旁的灾厄嗤笑着。我结结巴巴，迅速说，“呃……不，孩子……我还没有这个打算。”我是说，即使有时间，即使敬心在这里，也并不是说我们打算用什么方法让对方怀孕！实际上，我很肯定怀孕这件事很明显只有和我幻想出来的小马才有可能发生，或狮鹫……哇，这些花不美味吗？对，盯着盘子，嚼，嚼，嚼，为早餐欢呼吧！

“哇，”忧忧幽幽地说，“小皮喜欢雌驹，现在可以说出来了。”

我差点窒息而死，“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说出来？我什么都没做呀。”我的眼睛来回移动，迅速思考着。我才没有瞄着葛瓦德娜，或者她的女儿，或者任何东西。我非常清楚！

“你在吃花，”奇特的斑马指了出来。

“所以呢？”泽妮思插嘴，“忧忧，我也在吃花，你也在吃花。”

“但她在用百合的方式吃花。”

什么？！

“这，”泽妮思告诉她，“毫无意义。”泽妮思的女儿转向了我，对我建议：“别听她的，小皮，忧忧有点……怪。”我点点头，发不出任何声音，一片花瓣紧贴着下唇。泽妮思异域情调的声音在后面突然对我耳语：“如果你瞄上了我的女儿，我会麻痹你的。”

呀！

我才不会！永远不会，但……也阻止不了我有时候会偷偷瞄着泽妮思自己。我发现自己脸红得非常痛苦，敬心关于“三马组”的挑逗一下子在脑中重播。我转过身，但泽妮思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所以我只好沉下身子，尽力把注意力放到除开雌驹（任何种类）……或者花之外的什么东西上。

各种谈话在四周继续，远处一个角落里，我看见小呆正和吠锯进行一场深入的讨论。

“你现在想知道？”吠锯说，“这是什么种类的书？”

尸鬼天马擦掉黑板，在上面草草写下什么东西作为回应。

我听见房间另一端传来一条龙悲哀低沉的声音：“妈？”

丧火已经飞到了和斯派克眼睛平齐的高度，那颗充满粉色气体的老鼠球正抓在她的爪中。巨大的紫绿色巨龙正盯着里面的鼠类动物，夹杂着一种痛苦的混合情绪。

“你不是我的妈妈，”他抱怨，“再也不是了。”他伸出爪尖，小心翼翼地触碰那颗宠物球。

丧火明智地点点头，那只老鼠只是吱吱叫着。

“什么大计划？”灾厄问葛瓦德，我错过了话题的转变，但我不在乎。我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新话题。

“碎蹄岭在我的掌管下，还有那个你们似乎打算建立起来的社区，我觉得也是时候把我的枪套挂起来了，”葛瓦德承认，“雇佣兵工作是年轻狮鹫的游戏了，”她看向自己女儿和身边的空位，仿佛卡吉会自然而然填补上那个空缺一样。“我已经在这片领域为鹰爪雇佣兵做了很多了。只有蒙住眼睛，我才看不见有机会在那儿建造一些更持久的东西，”她补充，“并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。”

我的耳朵竖了起来，红脸很快就消退了。话题变得有意思了，我从葛瓦德的话感受到了一丝希望的火花。

“不需要战术才略也能意识到，英克雷不久后会在吠城发动一场大战，”葛瓦德指明道，“我愿意打赌，这个小聚会安排的时机并不是和这方面毫无关联的，所以这就是交易：我会让我的鹰爪佣兵提供充分的支持，提供我们的资源，但作为回报，我要自由接管红眼在吠城的所有资源。”

“什么？”灾厄问，我刚刚才把自己掉下来的下巴捡起来。

“合作将不胜感激，”葛瓦德说，“至少，你和你们的盟友不能妨碍我，包括苹果骑卫。”

“你……具体在计划什么？”

“把你们要我做的事做得更大，”葛瓦德声称，“碎蹄岭与R-7枢纽站周边已经正在形成文明了。我们需要增长居民数目、果园数目、净水芯片数目……在废土建立繁荣社会所需的任何东西的数量。”

好吧，对，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我不得不承认。

“所以，为什么要停在这一步呢？”葛瓦德问，“接管红眼的工厂，我们可以认真对待重建工作。建立一个真正的新小马国，不是什么‘统一’之类的鬼玩意儿，把碎蹄岭作为它的新中心城。”

我眨眨眼，好吧，葛瓦德的计划确实非常远大，但依然有一点：“我很乐意看见你接管红眼的工程，只要你不用红眼的模式运转，通过以暴制暴和奴隶制……”

葛瓦德挥着一只翅膀：“放心，小皮，我才不打算变成新的红眼，废土里这种垃圾事已经够多了。”

我感到自己摆脱了一种自己还没意识到的紧张气氛。

“一个新的小马国？”我斟酌着这个主意，“一个中心城？但……谁会是新的公主？”

“你？”灾厄问，“或者咱们信任的哪个伙伴？”

葛瓦德娜·冷酷之羽摇了摇头。“君主制是小马的东西，我要的是对其他种族更有包容性、更开放的存在，”她看着自己的女儿，预热了话题，“也许是共和制，借鉴了一下传说的狮鹫氏族理事会。”

“没有公主？”我说，仍试着让大脑消化这个想法，“甚至没有监督？”

“不，”瑞吉说，“只需要一个裁决者，应付氏族各个首领意见不一致的情况，妈妈应该适合这个职位。”

我们不玩政治，也不偏袒任何一方。

一个扭曲的笑容浮上了葛瓦德的喙：“老实说，我已经向野牛族派了代表了，我也希望泽妮思能作为和‘天使’的中间马。”

“我？”泽妮思窥探过来，不知道又从哪里冒了过来。她看上去正打算抗议，但又停了下来，看上去很困惑：“‘天使’？”

我之前听过这个名字，事实上，就在最近。

“说的是我们，”泽菲儿叫出声，明显把对话听了进去。或者，只是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，“在你的教导下，我们开始制作‘黛茜’，其他斑马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部落名，可不能再使用爸爸的了。”

泽妮思的双眼睁大了。

“他们想要起一个很有气势的名字，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，”泽菲儿声称，“所以我想，既然我们住在一只巨大的厄运兔下面，为什么不用他的名字来为我们起名呢？”

“你们……用厄运兔的名字……给新部落起名……？”泽妮思看上去脸色苍白（对斑马来说可是个了不起的壮举）。

“咱甚至都还不知道野牛族仍然存在，”灾厄对我低语。

薇薇插了进来。“红眼做的事并不全都是坏的，”她声称，“我自己也想接管红眼的一些工程。”葛瓦德生气地皱着眉，张开喙正要反对，听见薇薇接下来的话又停了下来，“……他关于学校和医疗中心的计划。”

“你们正划分着不属于我们的资源，”灾厄告诫她们两个。

“我自己对工厂更感兴趣，”葛瓦德承认，“我有整个鹰爪和碎蹄岭的前掠夺者帮助，无冒犯之意，但单独一只小马怎么才能修建学校，把教育和医疗带给整个废土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薇薇不确定地红了脸，“我觉得天角兽可以帮我。”

葛瓦德眨了眨眼。

泽妮思靠近了薇薇。“如果你这样做，也许能从符纹镇开始？符纹镇需要一所学校，也需要一座医疗中心，”她看着泽菲儿，“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医生，而且……”

泽妮思转头看向薇薇，充满了决心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希望成为他们的老师，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事。”

薇薇的眼睛睁大了，微笑起来。她走过去想拥抱泽妮思，但斑马已经料到了这种行为，迅速敲了一下地板。我听见某种东西破裂的声音，斑马在一阵丝毫不能拥抱的烟雾中消失了。薇薇向后坐了下去，震惊了整整十秒钟才恢复过来。

“你说得对，葛瓦德娜，”她最后说，“即使我有天角兽，仍然也需要帮助，所以我和你做一个交易。”狮鹫抬起一边眉毛，洗耳恭听。

薇薇提了出来：“你帮我做好那些工作，而为了纪念卡吉，我会使用他想出来的名字，我也会用他的名字为吠城的学校命名。”

“呃……”灾厄想告诫什么，但看上去还是放弃了。他斜身靠近我嘟囔：“咱真希望你的计划不仅包括打败英克雷，还包括打败吠城的红眼军队。”他不安地瞟着葛瓦德和薇薇。

“卡吉想出来的……名字？”葛瓦德问，困惑不已。她充满疑问地看着自己的女儿。

“末日追随者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今天:**

走在云上的感觉……很怪异。

不幸的是，我没时间来克服自己的不适了。我不得不接受这个常识性的错误，继续前进。

“你们确定要这样分开吗？”灾厄透过呼啸而过的狂风和防御阵列的响声呼喊。我们上方，斯派克正翻滚回旋，尽力躲开防御炮的轰击，把攻击的“猛禽”云舰聚在他自己和基地之间。

“不用担心我，”薇薇喊了回去，微笑着，“这只老独角兽有一些新花样。”

“老独角兽？”灾厄喊了回来，“在哪里？藏在薇薇后面吗？”

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撕裂声和爆炸声，标志着第二艘“猛禽”战舰也被友谊之火给击落了。幸运的是，被派去控制防御阵列的英克雷新兵已被证明太菜，不能熟练地一边避开云舰一边打中斯派克。

不幸的是，他们一些攻击确实打中了斯派克，后者的掩护范围也在渐渐缩小。

“我们得走了，”我对他们两个叫喊，冲了出去。

“咱找到你们后，你们最好都安然无恙，”灾厄严厉地告诉薇薇

美丽的独角兽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：“我当然会。”

“他们会来找你，”灾厄说，不是第一次说这句话了。

“就让他们来吧，”薇薇回答，“他们会低估我，每个家伙都会低估我。”

灾厄和薇薇停了下来，注视着对方的双眸，又拥抱在了一起，热情地吻着。

一分钟后，他们分开了。薇薇奔向第二个方向，而灾厄奔向了第三个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昨天:**

“抱歉迟到了，”小马国最美妙的声音道着歉，“我错过简报了吗？”

敬心的声音点亮了整个房间，振奋了我的精神，仿佛我的心被一群蝴蝶承载到了空中。

“没有，”灾厄对那个发出我挚爱声音的机械精灵说，“正要开始，很高兴你能来参加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我热情地对斯派克说，双眼开始流出喜悦的泪水。我还能与敬心共享最后的时光，也许不是身体上，但这仍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。

斯派克把自己的棘刺梳了回去，看上去被我激动的情绪弄得有点尴尬。“别客气，”洞穴中每个同伴都在注视着我们，“只是小事，没什么。”

“但是这不是小事，”我坚持说，“是天大的事！”

我情不自禁，扑到他的一个脚踝上：“谢谢！谢谢！谢谢！”

“如果你开始亲斯派克，”敬心说，声音闪烁着愉快的光芒，“我就离开房间。”

我停了下来，目光转向了附近一大堆马群，脸红了起来。

“呃，小皮？你刚刚在讲英克雷是怎么依赖云幕的？”灾厄委婉地提醒我，“你知道，那个计划？”

“噢，噢对，那个。”

我重新站了起来，把鬃毛拨过脸颊，回头注视着那些转向我的眼睛。这就是了，整个计划。

但脑中的小马仍然像萍琪一样到处弹跳，停不下来，为斯派克欢呼，叫着敬心的名字。

“如果不阻止英克雷，他们会消灭吠城每个活着的生命，将那里的工业进展埋葬在融化的瓦砾下面，”我提醒他们，“如果红眼的势力胜利了，幸存的天马会被奴役，他们的脑袋会被插在尖刺上。”

“而且，斯特恩的鹰爪佣兵不太可能仅仅一次胜利就止步不前，”葛瓦德补充，“红眼死后，她会接管他所有的工程。击败英克雷最大的主力军队？只要她闻到一丝虚弱的气息，她就会把战争带到云层上面。”

“那就是消灭了父亲部落的狮鹫，对吗？”泽菲儿问，泽妮思皱着眉，点头肯定。“好吧，那么他们不能赢，”年轻的斑马坚定地说。

“我们知道英克雷什么时候发动攻击吗？”一个苹果骑卫问。

“对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明天早上。”这条新闻引起了几声惊愕。

“这会是二百年前那场大战以来，小马国遭受的最庞大、最激烈的战争，”我重复，“而且，不幸的是，我不会参与进去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异口同声地响起一片惊叫。

“我们有一个机会，解决一切的机会，”我告诉他们，“不只是明天的战争，更是来自英克雷的整个威胁，一劳永逸。明天早上，我会带领一个小队进入英克雷的纳瓦罗军事基地，闯入独行天马计划，敞开云幕。”

“等等，”晨霜说，举起一只蹄子，“你要接管纳瓦罗？我以前被派驻到那里过，你得知道，那可是我们……他们拥有的最庞大的军事基地！你知道有多少部队驻扎在那里吗？还有那个雷霆之首和那些“猛禽”战舰？那面护盾？那些防御阵列？”

**“英克雷把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，”**狮心宣布，吓得银贝儿躲在了小呆翅膀下面，**“我们要以牙还牙。”**

“大部分部队都不会在纳瓦罗，”我声称，“我们有两个优势，首先是出其不意，英克雷不会料到有小队突然从下方攻击他们的家……他们的大本营？”得用一个对天马合适的措辞来描述，我继续说了下去，“这会是一场突然袭击。”

“你们都可以再问一遍，”灾厄嘶叫。

“其次，明天早晨的纳瓦罗会是一个空壳，”我揭示了出来，“每只闲置的天马都被分配到攻击吠城的主力军里了。在那场战争结束前，几乎没什么小马留在基地里面。”

我看向了葛瓦德：“这就是卡吉牺牲自己获得的消息，一个机会，一个弱点，让我们可以利用S.P.P.毁灭英克雷。”

葛瓦德娜·冷酷之羽一言不发，接受了这条消息。

“一旦进入S.P.P.护盾，把那块地方弄清楚可能会花掉好几个小时，我们不能指望我能及时在那里做点什么来拯救吠城的伙伴。”

“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在吠城战争里，”我告诉他们，“我有一个计划，但……你们看，我打算请求你们做的事，是任何小马都无权请求的，但为了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伙伴，为了外面所有的生命，无论是云层下方还是上方。我请求……不，我乞求你们给予帮助。”

“如果我们没准备好同意，一开始就不会来这里，孩子，”一个苹果骑卫说，“继续说下去。”

洞穴内充满了支持声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，把刚刚讲的都放在了一边，开始讲我自认为最糟糕的部分。

“小呆，”我郑重地说，注意力集中在那只尸鬼天马身上。她在后面听着，一只翅膀包着自己收养的女儿。“我非常讨厌这样，但我需要把你派到战争的中心。”

看见银贝儿瞪大双眼，我的内心隐隐作痛。“妈妈？”她胆怯地问。

我尽力集中注意力，告诉她：“我需要你完成另一次辐射音爆。这一次，就在冲突的中央。”我快速补充，“但我希望你尽可能少冒风险，如果能顺便击落一些英克雷云舰更好，但你的主要目的，是清理掉战区上空的云层。所以，如果你在更高的高度释放出音爆，让自己避免处于交火中，才是最好的。”

银贝儿用痛苦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养母：“但……谁会接住你呢？”

“狮心会，”我最后说，看向那个中心城皇家尸鬼，“我会把你和老鼠派到吠城。你的任务是尽可能给英克雷造成最多的破坏，让他们把注意力从小呆身上移开。如果有必要，就接住她。辐射音爆发生后，我希望你们三个尽快离开那里。”

我必须承认，现在有了“狮与鼠”，我对把小呆派到吠城一事的感觉比几天前好多了。

“现在，我只需要你把小呆送到吠城弹坑那里，”我又对着小呆说，“你就一直在那里等，直到时机一到。那里没小马会打扰你，你也会马上重新发光。”我讨厌这一切，但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看着可爱的尸鬼天马，我对自己低声说：“我们不能失去你。”

想到让小呆爆炸两次，我感觉非常糟糕。

小呆给出了一个可爱的敬礼，又转向了银贝儿，在黑板上写着什么东西。那只小雌驹点点头，拥抱着自己的养母，挥泪告别。我竭力向塞拉斯蒂娅与露娜祈祷，她们只需要分离一天。

薇薇用尾巴包着银贝儿，狮心朝小呆小跑过去。那颗小粉球反应过来，跟着他们穿过房间，离开了洞穴。

“等等，”我朝他们叫着。两个尸鬼停下来，越过肩膀回头望着。那颗小球撞在小呆的左后腿上，反弹了回来，发出吱吱声。“你们离开前，我还需要和小呆私下谈谈，”我需要他们再等一点时间，“别担心，不会很久。”

小呆耐心地点点头，坐了下来。银贝儿挣脱了薇薇的尾巴，急忙奔去和自己苍白双眸的母亲待在一起。

我艰难地吞咽口水，坚定地让自己讲出剩下的计划。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了。

“葛瓦德，我需要你和你的鹰爪佣兵清理掉十马塔上空的云，保持天空敞开。”

瑞吉抗议了起来，“我们不参加战争？”希望不是，我默默回应。

“你有点挑剔，”我这样告诉她，她看上去似乎很不愉快。

“你打算用什么作为回报，”葛瓦德问。我们周围的小马不高兴地喃喃低语，但我了解葛瓦德，她并不想置我于难堪的境地。她只是需要一些报酬，象征性的也可以，只是为了保住面子。毕竟，鹰爪佣兵不是童子军，本身就是一种生意。

“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扩大自己在十马塔里的影响怎么样？”我提议，“我有一家曾是奶酪店的店面，很适合作为葛瓦德鹰爪佣兵或新中心城的分支办公室。”

敬心的声音从机械精灵中响了起来，听上去有点尖细：“噢，小皮，你在计划什么？”从她的音调来看，她已经知道了。

“生命之花……”我转向那个跟着我们的暮光学会成员，“你需要说服你在十马塔的朋友。在两边的云层都被除掉后，我们需要暮光学会把塞拉斯蒂娅一号的威力释放到那片战场上。”

生命之花慢慢眨了眨眼，点点头。“你可以信任我，”他补充道，“信任我们。”

“塞拉斯蒂娅一号是什么？”一个废土童子军问。生命之花立刻解释，省略掉了关键的细节。但是事实很快就非常明显了，十马塔有能力施放超聚魔法进行战术精准打击，而我准备把它同时释放在英克雷和红眼军队上面。

“我们要夺回他们从我们这里抢走的阳光，”琥珀色的童子军敬畏地说，“然后用它作为武器反抗他们。”

“对，”我对她声音所含的惊奇感露出一个小小的微笑，继续讲，“同时，我们一个小队会攻击纳瓦罗。在我们抵达那里的心脏——S.P.P.核心总部后，我会进去。然后我会分析云幕，用高塔尽可能清除云幕，同时不让天马陷入饥荒。”

晨霜和日辉对此不太赞成。

我和斯派克交换了视线，继续吐露：“这个计划还有最后一个环节，能补偿作物的损失，但那个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实现，也许要数月，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项目。”

我看向了晨霜：“你曾驻扎在纳瓦罗，为什么你和灾厄不为我们正打算进攻的地点给点概括呢？”

晨霜举起她的哔哔小马，从数据库调出了纳瓦罗的地图。薇薇集中精力，独角发出光，用上了她过去在演唱会灯光上用过的幻象魔法，把纳瓦罗的影像投射到了半空中，让每个角色都能看见。它看上去像一个被云层一分为二的鸡蛋，S.P.P.核心总部较小的红色天角兽护盾在最中央，而蓝色的英克雷能量护盾像蛋壳一样包着整座基地。

我们能发现一些建筑群，包括军营、科学中心、甚至一些太阳能收集板，和希望镇外的那些一样。基地从一大排收集板和一大堆雷云中获得能源，前者主要为蓝色圆顶和防御阵列提供动力。

纳瓦罗建在比云幕自身还要高很多的地方。两者之间的半空，便是雷霆之首凯旋号的不详暗影，几乎静立不动。凯旋号的四艘“猛禽”徘徊在附近。

“那里就是我们的目标？”圣骑士草莓柠檬汁推测，“我们来这里帮你接管那个基地？”她听起来印象很深刻，还有一点困惑：“怎么帮？我们不能飞呀。”

“耶！”琥珀色雌驹跳了起来，“我们怎么帮呢？废土童子军已经准备好了！”她的两个朋友也跟着她欢呼起来。

我没有为他们回答，老实讲，我根本没料到他们会来这里。

丧火发出一声啼鸣，飞下来在薇薇耳边低语了一些什么，薇薇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。“也许你们能，”薇薇提议。“好吧，准确来说不是飞行，但我们还有斯派克，”她的注意力转向那条巨龙，“你之前给我们讲过，暮光闪闪有个能在云上行走的魔法？也许那些书里有哪本还有那个魔法？”

我都忘记了那个魔法了。随着一阵激动，我意识到那个云上行走的魔法，也能让我破解英克雷的终端机，但仍然不能帮我撬开他们的锁，因为那个魔法不适用于我的念力或工具，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。

斯派克清了清嗓子，骄傲地吹嘘着：“嗨，我可是全小马国最书呆子气独角兽的头号助手，你没注意到这里是个图书馆吗？”

“棒极了！”生命之花咧着嘴跳了起来，“这指明了一条路，如果你们有书，我就能学。”

薇薇抬起头注视着他，用一种调皮的声音问：“真的，有什么咒语是你学不会的吗？”

“目前为止还没有，”他承认。

斯派克好奇地看着白色的独角兽：“这样？你的特殊天赋……就是魔法吗？”

生命之花哈哈大笑，摇了摇头，绯红色与猩红色的卷毛也随之抖动。“不不不，我甚至都没小皮那么厉害，更别说暮光闪闪这样的小马了。”厉害？我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“但我确实什么都会一点，换一句话说，‘学习’才是我的特别天赋”

他脸红了一点，承认道：“如果有资源，我能学到很多我下定决心要学的东西。”

他能学任何东西，而他最后选择成为一只医疗小马，一个治疗者。

喔，我甚至都……等等，有主意了！“斯派克？你有没有魔法部对盒装法术的研究资料？”

“我……觉得有吧，”那条巨龙回答，“这次简报后，我看看能不能找到。”

泽妮思轻声提了出来。“我能制作一些血翼护符，”她提议，“但我不会在这场战争中加入你，小皮。”

我和灾厄，薇薇都惊讶地转向我们的斑马朋友。

泽妮思郑重地摇着头。“我的目标是吠城，斯特恩杀死了我的丈夫，摧毁了我们的部落，”她提醒我们，不再故意在泽菲儿面前掩饰自己来自哪里了，“奴役了我，把我的孩子毫无保护地扔进冰冷残酷的废土，如果这场战争是斯特恩的终结，那么我必须在现场见证。”

我点点头，稍微皱着眉，但还是完全接受了。泽妮思是对的，这是她的私事，无论我有多么希望她待在我的身边。

“还要记住，大家，”灾厄说了出来，跺着一只蹄子引起注意，然后飞到房间中央，在纳瓦罗的虚拟影像上方徘徊。“那些士兵不是坏小马，他们之所以是敌军，只是因为可能会对着咱们开枪。对他们来说，咱们就是在侵略他们的家。”他注视着聚在一起的小马和其他种族，“那些士兵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们很多小马甚至还是正在接受训练的新兵，没做过伤害小马国和废土居民的事。”

“那些做过的小马？他们都在吠城，而负责这一切的小马……”他哽咽了一下，“……秋叶上校，那个组织了友谊城大屠杀和几乎其他所有暴行的家伙？他已经死了，大家。”

“咱们不是为了鲜血去纳瓦罗，只会在正当防卫下才杀死任何小马，”灾厄的话语很有力，不容争辩，“咱们不是要去那里进行屠杀，只是要打穿一个洞。”

这也是我不想让狮心去纳瓦罗的另一个原因。

现在又是另一个很艰难的部分了。我转向草莓柠檬汁和其他十一个苹果骑卫：“对于你们之前的问题，回答是不，你们不会参与到对纳瓦罗的袭击中。”

“所以是吠城？”

我再次摇着头：“你们应该待在这里。”

“这里？”草莓柠檬汁问，听上去很失望。

“**这里？**”斯派克脱口而出。

我点点头：“对，这里，就在这个洞穴里。”我抬头看向斯派克：“你们要保卫这个洞穴，以及它极其重要的秘密，提防那些在斯派克离开的时候可能抓住机会袭击这里的家伙。”

“离开？”斯派克难以置信地重复。

“对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们需要你和我们待在一起，没有你，我们不能成功。斯派克，是时候停止守望了。”

他来回看着我和苹果骑卫：“但……”

“如果是暮光闪闪，她会怎么做？”我问，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我不需要多说什么了。

“等等，”灾厄说，“你要派斯派克去对付凯旋号和四艘‘猛禽’云舰？”

“英克雷不是把它们叫‘屠龙者’吗？”

斯派克苦笑：“我觉得那些名字本来就是这么定的，老实说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外号很冒犯。”他用爪子划了一下空气，“我一直有点想知道那些云舰是否名副其实。”

晨霜看着薇薇的纳瓦罗影像，又盯着斯派克：“你觉得你能拿下那面英克雷护盾吗？”

斯派克低下头，注视着她哔哔小马的数据，“附魔六型光子共振屏障，让我算算……”确实是最书呆子气的独角兽的助手。

他坐下来，仔细用爪子数着数，偶尔嘟囔着什么“进三位”之类的东西，最后斜起身子，露出一个大大的、危险的、充满锋利牙齿的笑容。

“能，”他高兴地说，“阻碍概率：零！”

我也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。

“你们三个，”我说，转向废土童子军，“我也要你们待在这里，一起和骑卫保护这个地方，预防万一。”

“你们离开的那几个小时，有小马袭击这个洞穴的可能性有多大？”

“希望没有，”我祈祷，“虽然我还不能解释为什么，但这个洞穴是全小马国最重要的地方，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护它。”

圣骑士草莓柠檬汁抖掉了自己的失望，上前一步：“那么我们会用自己的生命守卫这里。你尽管信任苹果骑卫，没有任何家伙能通过这里。”

好的，一切都比我预料得要好。

“但我确信我拿不下核心总部的那个护盾，”斯派克谨慎地补充，“到了那里，你打算怎么做？”

我张开嘴，又闭了上去。实际上，这一切都是一场豪赌。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猜测，以大量事实为基础。“我会尽我所能，”我简单告诉他。

“把一些沉重的东西扔向它？”灾厄问。

“把它射得全是洞？”薇薇挖苦地提议。

“寻找弱点？”瑞吉讽刺。

敬心的声音从机械精灵中传出来：“\*\*\*？”

呃呃呃！“敬心！”我的耳朵和脸颊烧得像塞拉斯蒂娅的太阳，我什么时候摔倒在地板上的？为什么腿要像那样抽搐？

小呆迅速擦写，展示了出来：支吾和脸红？

我能听见四周咯咯的笑声。

呀！“好了，够了！”我低声说，放弃了，“我会做我擅长做的事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遮住了我的脸，“葛瓦德，我能和你……”

“嗨，我才不参与这种事，孩子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今天:**

薇薇是第一个到达指定地点的：英克雷广播站，英克雷就把S.P.P.的无线覆盖系统捆扎在那里。

“我很抱歉，”她轻松说，“原谅我，对不起……”她用麻醉魔法依次放倒了每个技师。转过身，把身后的门大大敞开，然后继续寻找着控制装置。

“现在，如果我是一个能关掉一切的按钮，我会在哪里呢？”

打开的门重新关上的瞬间，她瞥了一眼，然后又继续自己的任务，“啊——哈！”随着她蹄子的一声敲击，无线覆盖系统开始重新启动。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，压倒一切的英克雷广播开始重新播放了。

薇薇冲向一个话筒，检查音板上的设置，然后清了清自己的喉咙。

“你们好，小马国的居民，早上好，”她用甜美的嗓音开始说。

“我知道我不是DJ Pon3，但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我确信他不会介意我招待大家一会儿。我有一些自己创作的新音乐，但首先，我想给你们讲讲今天的废土发生的事……”

广播站的门砰地一声被踢开了，六个英克雷士兵涌了进来。

没有任何停顿，薇薇继续轻柔地说：“……这一切，开始于一些年轻的英克雷士兵闯进来叫我闭嘴。”她用尾巴对他们晃了一下，“找个位子坐坐吧，小伙子们，让我为你们放一些真正的音乐。”

**“远离控制系统，女士，”**一个英克雷士兵命令，**“投降吧，你毫无武装，如果看见你的独角开始发光，我们都会开火，不要让我们杀了你。”**

薇薇看上去不太高兴，撅起下唇，飘移着目光。“但小伙子，我不需要枪或魔法，我有比那些更强大的东西，”薇薇愉快地笑了笑，“善良。”

英克雷士兵面面相觑，其中一个开始大笑。

**“善良？这是什么鬼种类的武器？”**

房间的中央突然闪过一道光。一只紫色天角兽出现在闪光中，独角发着光，蹄子上挂着英克雷士兵魔法装甲上的所有弹药和能量包。

那个健谈的士兵身后的空气也闪闪发光，浮现出一只午夜蓝的天角兽，有着柔滑的冰霜色鬃毛。那只怪异鬃毛的天角兽斜下身子对他低语：“是能帮助你交到朋友的武器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昨天:**

“他们需要看看，”任务简报结束后，我告诉斯派克。

我本来认为斯派克会抵抗，但出乎意料，他迅速同意了。“我已经给小呆展示过了，”他承认，“作为谐律精华的元素之一，她应该了解。”

“什么之一？”灾厄提出疑问。他和薇薇和我站在一起，还有斯派克、小呆和那个连接敬心的机械精灵。

我张开嘴，打算解释，但斯派克建议我们先向他们展示一下。

十分钟后，我们站在“小马国花园”这个奇迹面前，阳光向下穿过这座山脉自然形成的囱式结构，照亮了童子军计算机高耸的支柱和无数的电缆。谐律精华似乎在塞拉斯蒂娅的太阳光芒下闪闪发光，栖息在自己的基座上。

我解释了一切，一切的一切。

小呆坐在欢笑元素的基座前，虔诚地凝视那个镶嵌着小气球形状宝石的项链。

灾厄是第一个说出话来的。“忠诚元素？”他似乎不知所措，“这……责任太重了，但咱会竭力去做……”

“你已经做到了，”我向他保证。

“谐律精华需要很多条件，”斯派克提醒他，“但不需要你完美无缺。”

“善良？”薇薇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，“但……你确定吗？”她靠近我，犹豫地说，“也许你没注意过，小皮，但我有时候会变得非常混账。”

我回想起薇薇在马波里基地对濒死天角兽施与的善良，回想起她反对袭击地狱犬的坚决立场，回想起她在银贝儿的谷仓里对她的拥抱。

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谁，才看见他们真实的自我。实际上，我在十马塔里就应该早就看见的，他们对彼此揭露自己感觉的时候，也都是用自己的美德来描述自己看见的事物。

“对，”我断言道，“我确定。”

“但……小蝶怎么办？”薇薇恳求地问。

巨龙给出了回答：“谐律精华一直在不断传承，即使有时候原本的承载者仍然活着。这件事也在塞拉斯蒂娅和露娜身上发生过，你并没有从她那里夺走它，这是很自然的过程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即使她回来也一样？……”

斯派克眨了眨眼：“谁回来？塞拉斯蒂娅？”

“小蝶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薇薇解释：“我们能拯救小蝶，把她带回来，也许……很冒险，但……”

“小蝶已经死了，”斯派克说，听上去相当肯定。

“不，”薇薇纠正他，“小蝶是一棵树。”

小呆飞了过来，落在我们之间。她把黑板踢了回去，用自己的嘴咬起一根粉笔，写着：发生什么了？

“薇薇觉得小蝶是一棵树，”斯派克解释。

小呆抬起头，一只眼睛聚焦在薇薇身上，另一只眼似乎向上注视着斯派克。她用蹄子擦掉黑板，然后写，“小蝶是一个朋友，”小呆补充，“你知道她是一只小马，不是一棵树，对吗？”

“她不是一棵树，薇薇，”斯派克坚持说。

“但她就是一棵树！”薇薇惊呼，向我和灾厄寻求着支持。

“是的，”灾厄说。

“屠笑草袭击了她，”我非常确信地解释，“把小蝶变成了一棵树。”

斯派克和小呆花了点时间才跟上我们的思路。那是他们十分了解的一只小马，是他们的一个好伙伴，尤其对斯派克而言，更是他的一个挚友。知道她仍然活着，甚至还有机会救回她，确实是需要消化很久的巨大信息量。

同时，我还有不愉快的新闻要告诉他们：“明天之后，你们重中之重，就是找到携带剩下两个元素的小马，启动‘小马国花园’。从你的估计来看，灾厄，在一切变得非常糟糕之前，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。我希望你们尽量提前做到。”

“等等，”灾厄举起一只蹄子，“你怎么说得好像你不和咱们一起做一样。”

我的心仿佛拧成了一团。“我不会，”我说，感到眼泪在蓄势，“我不能。”我向他们解释，就像我对生命之花解释的一样，独行天马计划需要一只小马，为了拯救小马国，那只小马需要留下。

“为什么是你？”薇薇抱怨。

我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“因为这一切，”我瞥向“小马国花园”，“因为，最终，我只是一个消耗品，而你们不是。”

“你对咱们来说才不是消耗品！”薇薇激烈地坚称。

“没关系，”我轻声安慰她，“这……是我能做到的正确的事。”我微笑着，泪水流过脸颊，“我终于知道自己的美德是什么了。”

“这不公平！”她哀呼。

不公平并不重要，泽妮思曾告诉过我，现在仍然也是。

斑马的智慧。

薇薇紧紧靠着灾厄，哭了起来。

灾厄用一只翅膀包住她。“咱同意薇薇，你不是什么消耗品，是一个见鬼的大英雄，也是咱们最亲密的朋友，”他摘下了帽子，“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，但带上这个吧，咱想要你来保管它。”

看见灾厄的礼物，薇薇也飘出了小蝶的记忆球：“也带上这个，来自我的。”

“一年？！”斯派克的脑袋猛地扭向了我们，“太疯狂了！我可是找了整整两百年。”

“而小皮仅仅在两个月之内就找到了四个，”灾厄微笑说，眯着眼注视斯派克，“也许你找的办法一直都是错的。”

小呆抬起黑板：他找到了小皮。

斯派克震惊地叫了一声，凝视着前方，用爪掌拍着眼眶，又慢慢拖到鼻子那里，随即滑落下来，轻轻地摇晃。“我真是太蠢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斯派克充满歉意地看着我，“你并不是无足轻重的，小皮，你是最重要的部分。”

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！不，我应该变得无足轻重。我知道了自己的美德，而它也不是谐律精华寻找的任何一个元素。

“我给你说过，你的团队不是它需要的目标，是因为我当时明显看得出来你和铁蹄不太可能成为承载者，”他快速地解释，“但成为一个承载者并不仅仅要忠诚或诚实……”

天哪，你**现在**打算把情况变得更复杂吗？

“……就像元素不要求承载者必须得是自己美德的完美模范一样。还有更多的因素，”他看着我们所有小马，“我的意思就是，元素不太可能一开始就‘命中注定’地选中住在小马镇的那六个朋友。小蝶，苹果杰克，瑞瑞……我很确定还有很多其他小马也有相同的美德，但只拥有美德并不够，这不是让她们成为承载者的条件。”

“她们接受行动的号召，并在过程中成为朋友，也只有这样才让她们吸引到了元素们的眼睛。”

“元素还有眼睛？”灾厄提出疑问，有点太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了。

“我以前见过：元素不会在不接受自己美德的小马之间、或不是朋友的小马之间生效，这是真的。然而，它们也不会在那些不愿挺身而出、对抗混沌与邪恶的小马之间生效。”

“他们需要发动正义之战，”敬心同意说。

斯派克继续说：“当她们都踏进无尽之森，一起勇敢面对危险的瞬间，她们才真正成为了朋友。”

“现在，”灾厄说，“咱自己也觉得那些愿意直面危险、直面邪恶的善良小马，也能成为咱的朋友了。”

“很准确，”斯派克同意，“接受行动的号召，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：激发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”

我不知所措。

斯派克再次转向了我：“我太执着于研究那些现象是怎么发生在暮光闪闪身上了，以至于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也就是闪光。甚至连梦魇之月也觉得那个闪光没有效，而她曾经是露娜，和塞拉斯蒂娅是上一任承载者。她唯一不知道的是，所谓‘闪光’的性质每次都在变化。”

我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会转向什么方向，正打算张开嘴抗议，但梦境中暮光闪闪和她朋友的话语飘了回来。

这次的情况不同了，不是吗？

那还用说，你以为它和塞拉斯蒂娅时期时的情况相同？相同会很无趣。

咱认为它每次都不同。

“上一次，闪光发生在暮暮身上。上一次，闪光是一个顿悟。这一次，闪光是一只小马。”

斯派克盯着我：“小皮，你就是那个‘闪光’。”

但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怎么会这样……

“一种不同的‘闪光’。”

“见鬼，”灾厄抱怨，“‘当五者汇聚，第六者会在闪光中出现。’”所有小马都转身看着他后，他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：“嗨，咱可不是什么都记不住！”

我瘫坐在地上，脑海充满阴云般的困惑……刹那间又被清理一空，仿佛头脑里的小马飞出了一个彩虹音爆。

那一刻，我终于意识到了大部分读者从前言中就能得出来的结论：我可爱标记的真正含义。

有个特征不该被忽视掉：哔哔小马能跟踪标记物体或角色的位置。如果一只小马不知何故迷了路，它能帮忙找到他们。

正如我找到了六个部长，找到了她们的故事——那些值得被铭记的故事，而通过瑞瑞的牺牲制作的那些小雕像，我也找到了她们本尊。

正如我找到了薇薇·莱米一样，即使没有标签的帮助。我找到了我每一个朋友……找到了很多善良、充满英雄气概的伙伴，而他们绝大部分，此时正聚集在这个洞穴的主厅里。

当我找到那只幼驹，并帮他和父母团聚的时候，我得到了自己的可爱标记，那是我一生中做到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我的特殊天赋就是寻找正确的角色。

“但……这不就意味着咱们仍然需要小皮吗？”灾厄突然问，“咱们还只有四个呢。”

薇薇犹豫了，但仍下定了决心回答：“不对。”

她悲哀地笑了笑，擦去了眼中的泪水，“你没有看见隔壁的房间吗？小皮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我们也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寻找了。”可爱的炭黑色独角兽抬头看着敬心的机械精灵，“即使剩下两个不在那个房间里，我们也知道接下来要从哪里寻找。我们在那些被激发起来、响应号召，为正义之战，为DJ Pon3投射到小马国各处的光明使者的榜样而奋斗的小马之中寻找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今天:**

一场壮观的紫色爆炸摧毁了新希望太阳能阵列。

“咱们在废土上就是这么干事的！”灾厄欢呼，看着防御阵列陷入了静默。锈褐色的雄驹精心安置好的炸药，不仅切断了激活的动力链接，也炸毁了夜间的备用电池。幸运的是，他不仅是一个修理东西的专家，也懂得如何拆除它们。而且，他还有一麻袋从阴日号上搜刮的炸弹，以及一个特别的小惊喜。

灾厄闻了闻空气：“闻上去就像是在为一个帝国的毁灭……锦上添花。”

上方，斯派克咆哮着，表达了自己的“谢意”，转身与“猛禽”耀云号交战。

一道黄色的光线烧焦了灾厄鬃毛，灼伤了他的右耳，一只雄驹的射击擦头而过，射中了灾厄身后的太阳能高塔墙体。

灾厄急转身，搜寻着上空和太阳能高塔之间的空隙。他之前飞进新希望太阳能阵列的时候，有些天马紧紧跟在他的尾巴后面，但他一直都在练习潜行，所以能摆脱他们够长的时间来制造爆炸。他本希望爆炸会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自己借机逃脱。

他注意到了两只英克雷天马，而他们也再次开火了。他们不是身着动力装甲的精英战士，只是刚担任守卫职务的新兵。

灾厄冲出去寻找掩护，在塔楼之间飞行躲避。他最近才康复的翅膀疼痛难忍，抗议着他的过度使用，而他的身体也开始感到昨晚的睡眠缺乏带来的影响了。如果他们包围住他，他就死定了，或者他们死定了，看上去很可能是后者。

他不想杀死那些小马，这就意味着得逃跑，隐蔽起来。

大部分射击都没打中他，有一发正好打中他战斗鞍上方的护甲。天杀的，如果他能摆脱掉这些该死的追逐战……

他注意到了一扇门，可能是一条死路，能把他困在里面，或者是一个藏起来的好地方，甚至可能是一条逃脱的路径。

灾厄做出了一个仓促的决定。

他躲闪翻滚，把袭击者甩得更远了，当他有了一点掩护的瞬间，立即来了个急转弯冲向了那扇门。他的翅膀尖叫着发出抗议，威胁着要迫降。

灾厄来到门前，发现被锁上了。

“我觉得他飞到这边来了，”他听见一个英克雷守卫说。

见鬼！

灾厄听见头顶上方传来一阵魔能的激烈爆炸声。他抬起头，看见斯派克撕开了“猛禽”耀云号的电浆炮。他张望的瞬间，一门小型炮幸运地完成了可怕的一击，将一道致命的魔法能量束直直射进了斯派克的右眼里。巨龙怒吼着，从“猛禽”上滑落，翻滚着掉出了视野外。

他身后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守卫飞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

灾厄直直给了他脑袋一蹶子，把他踢得失去意识，然后把他拖到门里，关上了门。

锈褐色的小马看见了里面满架子发光的外星微型能量电池，睁大了双眼。每个电池大约有弑星者使用的那节外星电池的百分之一大。货架上方有一张标牌，提醒任何来访的英克雷天马：记住，你们是小马国与上方降临下来的那些存在之间的第一道、也是唯一一道防线。

“见鬼……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昨天夜晚:**

“我很抱歉……”我告诉敬心，声音颤抖着。我的朋友都在为各自做准备。现在只有我和她，我独自和一个机械精灵待在洞穴一个僻静的角落里。

“为了什么？”敬心的声音舒缓地问，“你做了好事。”

“我很抱歉离开，而且……因为……”我想起了死亡，在无尽之森里我没能救回的那些小马，“还不够好。”

“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你无法挽救的少数角色上，记住，就算没有你，他们也会死，”敬心责备，“你拯救了小马国免遭腐质的侵害，不只是那些泄漏的部分。毁灭了马波里基地与红眼的大教堂，你也保护了小马国，让那一切没有机会再重新发生了。”

“如果你要算，一定要算上那些自己性命不会因邪恶而走向终结的小马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终结了那些邪恶。”

我哭了出来。

“我不会回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她回复，声音有点尖细，但仍然是小马国最动听的嗓音。我用前蹄握住那个机械精灵，把它拉近，将它的格板靠在我的前额上，我的角擦过一根天线。

“我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小皮？”

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。

“肯定不是一起睡觉，对吗？”她刺激似地反问。

“不，”我坚定地迅速回答，“是……”我停了下来，尽力组织着语言，“慰藉。”

“好吧，”敬心透过机械精灵告诉我，“那么我觉得你很傻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，把眼泪挤了回去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正打算把自己插进所有高塔的核心控制系统，”她指明，“和我广播使用的那些高塔一样。你并没有离开我，空间上来讲也没有离开，毕竟我所做的事都是通过S.P.P.办到的。”

我……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想过。

“你能访问整个网络，”她补充，“能看见整个小马国废土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，头脑中的小马迅速记下了这些信息，只要有可能，我就去访问那些记录，看看所有朋友发生的事。尤其是泽妮思和小呆，我也该看看吠城战场的状况。核心总部至少应该有最近几个小时的储存数据。

“你从来没有失去我，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，”她停了片刻，议论着，“即使意味着我需要找到第二个家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轻声问，仍然在消化刚刚的新事实。

“找一些我能凭自己喜好装饰的地方，这样我就可以在外面洗澡了。”

呃？为什么她要这样做？日光浴吗？我张开嘴正要抗议，说那样不安全，如果附近有怪物或拿步枪的掠夺者……

“……你知道，在你能看见的地方。”

**！！！**

砰。

我在地板上呜咽起来：“我有提过你有多么邪恶吗？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今天:**

“……放飞想象，战争胜利，我们的脸颊面向朝阳……”

薇薇甜美而勇敢的嗓音唱了出来，传进了我的耳机里，我正疾驰奔过英克雷科学中心闪闪发光的白色走廊，被MG隐形小马二型的隐形场保护。

她现在正为整个小马国歌唱。整片废土，无论是否有收音机，都正被她的歌声治愈。这首歌是一首振奋无比的赞歌，鼓舞着小马国各地奋斗的战士，给予他们力量。

“……小马国将永存！”

一首激发星星之火的赞歌。

我到达牢房区的时候，仍然还有几分钟的隐形时间。我快速扫视整片地区，立刻知道了自己需要知道的一切。那些牢房大门都没有锁具，都被警卫办公室的终端机控制。那台终端机有一个云制的交互界面。

幸运的是，我现在能访问它们了。

我溜进了守卫的办公室，开始破解终端机，有两个守卫正忙着谈论进击巨龙的新闻。他们谈到防御系统停止运转的时候，我的耳朵竖了起来，感觉心也振奋地抽了一下，灾厄成功了。

这就意味着白化地狱犬的爆破小课程生效了，也许我没喝下那瓶发光汽水终究是好事。我讨厌思考它会在我身体里做什么事。

密码是“无敌”，正确。

终端机激活了门控，也激活了一系列警报，大部分警报之前二十分钟就已经作响了，与目前正进行的袭击事件有关。

但有一个没有。

**处置命令#34，项目：蓬丝。**

我不需要仔细看一遍，也知道内容是什么。这个命令是今天早晨发过来的，就在三小时前。如果这里的守卫还没有及时执行命令，就意味着战爪蓬丝可能还活着，英克雷正要打算处决她。毕竟，他们的地狱犬控制项目已经成功进行了实地测试和战斗试验，不再需要她了。

我带着一种近乎愉悦的正义感打开了她的牢门，小跑过去，把一个礼物盒从一个云洞飘到她被囚禁的金属平台上。

“一个来自朋友的礼物，”我叫出声，隐形时间这时候也耗尽了。我有点想继续逗留，想亲眼看着蓬丝打开礼物盒，确认她能意识到自己现在可以做什么了。那个礼物盒里有一张纸条，但我不确定蓬丝能否看得懂。

但我不能这样做，是逃走的时候了。我没有回头，只希望自己能做点不同的事，给她一条出路，比英克雷打算给她的出路好得多。

我想做正确的事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昨天夜晚:**

有个大日子正在前方等着我，与敬心的谈话耗尽了我最后一点能量，我真的想睡觉。

然而主厅内的派对一点也不好好合作。我能感到也能听到沉重的敲鼓声，薇薇巧克力般丝滑的歌声也不断涌进我的耳朵里。

今夜是大战前的最后一夜，一场能决定小马国未来的大战，他们很多成员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自然，派对是银贝儿的主意。他们没有哪个打算把最后一晚花在看一本好书上。

“举起你们的蹄子！”薇薇的声音重复，唱着维尼尔·斯库奇与萍琪派著名二重唱的片段。

我试着把脑袋埋进一个枕头下面。很明显，斯派克有一大堆枕头。

“嗨，小皮！”斯派克把脑袋探进‘小马国花园’大厅内，我之前悄悄溜到了这里，“银贝儿在主持蒙眼钉马尾的游戏，想来玩吗？”

我呻吟着。

“哎，真是似曾相识的场景，”斯派克说，“你真应该加入他们，这是最后一夜……你明白，你应该和自己朋友享受一切。”

我再次呻吟，但扔下了枕头，坐了起来，也许斯派克是对的。

我违背着自己真正的意愿，跟着他回到那个非常明亮、非常喧闹的主厅里。

然后迅速被游戏和庆祝活动席卷了进去。

有钉马尾游戏、枕头大战和各种皮纳塔、玩具比赛和乒乓球。一座书架已被翻下来当成了点心桌，放着每一种有百年历史的防腐甜点，包括一个由士气部批准的超级大蛋糕，每只小马都可以在那里随意享用。薇薇笼罩在自己的荣耀里，一首接一首地高歌着狂热的舞曲，独角提供了完整的音乐伴奏和耀眼的灯光表演。

我在这个夜晚和很多小马、狮鹫和斑马一起跳着舞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，在康茄舞的队列中，头脑里的小马也从盯着臀部的行为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。

然后是礼物盒，由生命之花制作的非常特殊的礼物盒，他白天花了大部分时间学习盒装法术，那些是可以云上行走的礼物盒。

最重要的是，它很有趣。

那个夜晚，那个派对……我觉得是自己一生中享受到的最纯粹的乐趣。

斯派克说得对，参加派对比睡觉更好，更重要得多，那些是我和朋友们在一起享受乐趣的时刻。

派对结束后，生命之花给了我最后一个礼物盒，用漂亮的蝴蝶结包着。“这就是你要的东西，”他告诉我，“我需要回去了，我让小呆、狮心带了个便车。如果要及时去十马塔给个小演讲，我现在就得走了。”

我把充满喜庆的盒子飘到了背上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那是给谁的？”灾厄问，向我小跑过来，生命之花走向小呆，后者正在重新和银贝儿告别。几个小时应该够让她重新发光了，她不需要在银贝儿的派对之前离开。

“给蓬丝的礼物，”我告诉他。

灾厄叹了口气，“小皮，你知道咱们没时间做这个。”他是对的，我们在纳瓦罗都有各自的目标，而我们的袭击还得避开军营。我们需要迅速行动，没有时间观光了，但是……

“只有这一次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想至少为他们做点正确的事。”

灾厄皱着眉，摇了摇橙色鬃毛，上面的彩色纸片被抖落下来。“你不能救她，小皮，如果你放了那个怪物，她会撕开看见的每只小马，直到被一大群士兵放倒，”他指着盒子，“这并不能拯救她的性命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吐露出自己的想法，“但如果她还活着，战斗而死就是她想要的结局。”她是一个战爪，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死于监禁和酷刑，谁又会愿意呢？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希望把地狱犬纳入自己计划的？”

我看着灾厄的眼睛：“当我看见秋叶对他们做了什么事后。”

“好吧，”灾厄缩了一下，咬紧了牙关，“可能听上去没有道理，咱知道他是一个屠戮成性、需要被干掉的混账，但他依然是咱的二哥，咱仍然在为他哀悼。”

我知道灾厄对自己二哥的死感到痛苦，但没想过他会哀悼。“对不起，”我愧疚地说。

“嗯，”他回复，接受了道歉，“咱接受了。”

“你鬃毛里有一些纸片，”我告诉他。

“你也是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今天:**

“不要动，你这个卑鄙的叛徒小偷！我们遭受着袭击，你居然当成盗窃物资的好时机？你正从**英克雷**这里偷东西，混账东西，**没小马**能从英克雷这里偷东西！”

灾厄刚合上鞍包，一个声音就在他身后响起。“你好，爸爸，”他转过身，面对着自己的父亲。

那个军士长僵住了，瞪着他。

灾厄瞪了回去，目光锁定住自己的父亲。

然后他叹了一口气。“咱一直觉得如果有了遇见你的机会，咱会有很多话要说，”他疲倦地说，“现在有了机会，咱却没有什么想说的了。”

年长的雄驹怒目圆睁。“灾厄？”他火冒三丈，“你？！你居然袭击自己的国家？自己的同胞？你和那条该死的龙？**你！？**”

灾厄只是简单摇了摇头：“你的说法有很多错误，咱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”

“你闯进来杀小马，为了什么？只是为了偷东西？”

灾厄向后瞥了瞥自己的鞍包，回答：“咱来这里为了拯救小马，爸爸。这些？只是一个小小的保险。如果英克雷想追击她们，这些是能让咱朋友活着离开的东西。”他避开父亲，朝门口走去。

“**不要动**，你这个叛逆的垃圾玩意儿！”军士长咆哮。

“否则怎么样？”灾厄问，“你不会对我开枪，很遗憾，你并不是秋叶。”

“**我会打烂你的屁股，让你希望我对你开枪！**”

灾厄回头看着自己的父亲，沉思着。“不，咱相当肯定你是一个只会大吼大叫的老家伙，光打雷不下雨，”灾厄向他提议，“但你可以证明咱是错的，咱打赌咱会击败你，这可能还会让你失去军队对你的敬重。”

他转过身，走向了门口，“拜拜，爸爸。”

“**就这样？！**”灾厄的父亲冲过去挡住了门口，“你就不为自己说点什么，你……”

灾厄在他喷出更多斑斓的贬义词之前打断了他，“不，”然后，转念一想，他又补充，“咱很抱歉妈妈去世了，咱本来想说你对此的态度有多糟糕，但咱觉得你已经都知道了。”

我最好的朋友推开了自己的父亲，打开了门。

“你鬃毛和她一模一样，你知道，”他的父亲轻声说，让自己叛逆的儿子过去了，“咱真的很喜欢她的鬃毛。”

灾厄展开双翼，飞了出去，什么也没说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今天早晨:**

“所以，吠锯，”我问，“准备好骑一条龙了吗？”

“我真的感觉不太舒服，”斯派克重复，低下身子，让地狱犬狙击手爬到灾厄拼凑起来的临时鞍架上，那是他在我和敬心私下交谈的时间里做出来的。

不到几分钟后，我们就已经在云层上飞行了。斯派克把我握在他的一只爪掌里，而我把薇薇和灾厄飘在后面。我的天马朋友虽然能自己飞，但飞行速度跟不上一条完全成年的巨龙。

云幕上的世界十分壮观，干燥的空气在塞拉斯蒂娅的光芒下非常清新温暖。云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就如一幅明亮的、不断翻滚的白色画布。

我们越过另一座山峰的峰顶，我注意到它看上去像被掏空过。剩下的只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骨架，那座山就像一具骨头被剔净的尸体。我叫着灾厄，指向了那座山。

“那是九十八号避难厩，”他告诉我们，“天马的避难厩没有多少，大部分也建在山脉里面。云层不能对超聚魔法提供多少保护，天马又比其他小马更需要垂直空间，所以也需要不同的设计。”

那个光秃裸露的残骸悄无声息地滑向我们身后。“很早以前，英克雷就已经剥掉了他们在那里能找到的最后一片金属了，”他补充，“也从框架中回收了必要的资源。”

几分钟后，一座天马城市映入了视野。那些建筑之间的鲜明对比——来自过去的华丽纪念碑——和我以前探索的废墟一样让我心碎。它和任何记忆水晶球一样，是一扇连接着小马国美丽明媚的过去的窗口。

但有点不对劲，那座城市，尽管辉煌无比，却有着隐隐作痛的空洞感。古老的高耸建筑和流淌的彩虹瀑布让其分散的居民规模相形见绌。

天马感觉就像树上的白蚁，或者像老鼠，在一个大很多的家园中雕刻着自己的小老鼠洞。

这不是我所展望的繁荣文明。

斯派克向下冲入云层之中，湿气把我的护甲与皮毛粘在一起，附在我的鬃毛里，那个完好世界的景象从眼前消失了，被灰白色的雾气替代。我们会在云幕的遮掩下走完剩下的路，直到正好到达基地的正下方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十分钟前:**

灿烂夺目、炽热无比的光芒在吠城上空阳光照耀的天空中爆发。由最纯净的阳光架构而成的光线，细如树干，如白热的长枪从蔚蓝的天空上暴雨般倾泻而下，将触碰到的一切焚为灰烬。

暮光学会明智谨慎地引领着超聚魔法的力量。他们并没有把超聚魔法的威力全部释放出来，摧毁地表，而是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度仔细操作。塞拉斯蒂娅一号对两方造成了最严重最致命的打击。它的目标并不是赢得战争，而是结束战争，尽可能地拯救无辜无助的生命。

最后，仪式大厅的小马决定，他们确实被选中做了正确的事。并不是愉快的事，也不是他们有点冲动就能再做一次的事，更不是让他们晚上能安然入睡的事，但确实是正确的事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**现在:**

我的蹄子打在坚固的红色屏障上，能量火花爆裂出来。护盾感觉就像蹄下的钢墙一样坚固。

我直立起来，再次重重把蹄子打在那面围着S.P.P.核心总部的护盾上，再次被反弹到地上。

我穿不过去！

但……我非常确信！我已经是五分之三的天角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带着没有小马曾带过的东西：我有一个云宝黛茜灵魂的完美复制品！

实际上，我有六大部门所有部长的灵魂复制品，就在我的鞍包里。如果露娜的骸骨穿不过去，如果英克雷利用云宝黛茜脑袋的尝试也失败了，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护盾的迂回附魔通道是某种比血缘更重要的存在。

我应该是唯一能进去的角色，我被承诺过的，应该把它彻底弄清了！

这就是我的目标，我的命运！

我开始哭泣，现在，那么多生命在战斗，可能正在死去，因为他们信任我的计划，信任我。

为什么我错了？又错了？

阳光与彩虹，她承诺过的。我听见剩下的“猛禽”从上方传来的爆炸声和能量冲击声。我的恸哭变成了啜泣。

我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，冒了那么大的风险……结果得到了什么？

.

不要听她的！盆栽植物坚持说，她就是想让你失败。

女神在上！我都做了什么？

萍琪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一切都将以阳光与彩虹终结！她兴高采烈地宣布，只要你情愿直面那烈火，这就是了。

直面烈火？

我抬头看向天堂，看向深邃天空中那一大片明净的蓝色。

“什么烈火？”我抽噎着。我已经直面了无尽之森，已经直面了中心城，直面了英克雷，以及更多的东西，“我还没经历够多的艰险吗？我现在就不能赢吗？”

一阵黑暗的顿悟贯穿了我。

只要你情愿直面那烈火。

“斯派克！”我呼喊着，拼命挥着蹄子！“我需要你！”

巨大的紫龙斜身降临后，我想跑向他，想问他是否信任萍琪，信任她的预言和她的建议。

但我不能，他是否相信她没有关系，和他自己也没有关系。

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信仰之跃。

“你需要什么，小皮？”斯派克问。他看上去糟透了，“猛禽”战舰已经给他添了很多伤痕，他大部分鳞甲都已经被烧焦灼伤。他直着坐起来都很困难。斯派克失去了部分鳞甲，而右眼该在的地方，血正从水泡中流出。

我走向护盾，转身面对那条受伤的巨龙，把我的身体紧紧靠在爆裂着能量的坚固护盾上。

“我需要你对我喷一口火，”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。

**“什么！？”**斯派克咆哮着回答！

“拜托，做就好，快点。”

“不！”斯派克抬起身子，“这样你会死！我不会杀死你！”

“求你了，你必须这样做。”

**“不！”**

天，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做这件事。

“我撒谎了，”我告诉他。

“什么？”他看上去很困惑、痛心、忧心忡忡。在这个节骨眼上……

“暮光闪闪的事，我撒谎了，”我坦白着，心灵都几乎撕裂开来。

我把真相告诉了他，全部的真相，每一个毛骨悚然、能让灵魂黯然扭曲的细节。

“一直……”斯派克结结巴巴地说，到最后完全成了耳语，“……以来……”

他的脸被情绪的风暴肆虐。他恨我，而他又恨我逼他恨我。最后，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。

他喷火了。

我立刻被扑面而来的绿色烈火闪瞎了。疼痛简直难以忍受，我尖叫出声，肺部也一下子充满了烈火。我能感到自己皮肤正在起泡，在高温下起皱剥落着。

我竭力想着自己最宝贵的记忆，那些对敬心的记忆，但一个接一个，那些记忆和我的血肉一样被烧得殆尽，痛苦地飞速损耗着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。那是敬心作为DJ Pon3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越过了茫茫废土：

你就是我的消息。

随即这一个记忆也消逝无踪，连同一切，连同痛苦。

蹄注：**已达到最大等级**

画师setharu

注：这一章是镜头跳跃式，“两天前”是接着上一章的剧情，“今天”就是最终之战的剧情（也就是上一章时间点两天后的剧情），然后“两天前”这个时间点随着剧情发展变成“一天前”，“昨天晚上”诸如此类，最后与“今天”的剧情接了上去。